

# 青末了

随笔

星期三

2014.12.10

齐鲁晚报

B05-B08



【文化杂谈】

## 退园遐思

□刘玉堂

在退园漫步，最突出的感受与感慨是它的选址与建造，真会选，也真会建！城市的气质与品位靠什么打造？靠GDP或高楼大厦？那很容易成为文化沙漠，你还得靠文化味儿！

说来惭愧，在济南住了近三十年，猛不丁听到退园、奎虚书藏，居然毫无概念！但一说老山东省图书馆，就有点印象了，可也从没进去过。为写此小文，有个直观的感觉，我专门跑了一趟大明湖，去退园转了转，一逛吃惊不小：你觉得这才是图书馆的模样，文化单位的位置！

退园在大明湖西南侧，被称为“济南第一标准庭院”。先前我以为这座庭院是北方式的，实地一看才发觉，它的布局和建筑气质竟然带有浓厚的江南气息，看过介绍方知晓，原来它就是仿照浙江宁波的“天一阁”而建的。

退园的所在，真的是好美。进得门来，迎面假山作为障景，顺势延至院南侧，山势陡峭，巨石嶙峋，沿石径蜿蜒登上山顶。但见花藤穿架，间以马樱绿竹，青翠沁人，弯弯曲曲路，丁丁冬冬水，高高低下树”的园林景色……浮躁的心态，一下沉静了许多。所谓饮水思源、睹物思人，你就不能不想到它的倡议者与创办者。

退园的出现，得益于湖南人罗正钧。纵观近现代教育史，他同样是值得浓墨重彩书写的人物。

1903年，直隶总督袁世凯奏立学校司，电调办学。罗正钧建议：“教育贵普及，应该以中小学堂为本；然必先造就师资，而后中小学能刻期举办。”中国的师范学堂之所以能够创办，正是因为罗正钧的建议。

也是这个缘由，袁世凯奏请破格任用罗正钧负责天津的教育，之后担任山东提学使。“提学使”，虽然可以近似地理解为教育厅长，但不受地方巡抚的节制，与总督、巡抚平行，与布政使、按察使等同。简单点说就是，在任期间按钦差大臣礼遇。

“时山东全省，仅省垣有师范学堂、高等学堂各一，而图书馆，规制简。”罗正钧于是依照在天津时的经验，先从整饬师范学堂入手，厘定课程，礼延良师。经过一年的努力，“自省垣以及各府州县之中小学堂，次第成立，一如直隶。”于是广购图书，以创办山东图书馆。1909年，退园终于建成，取《诗经·小雅·白驹》“皎皎白驹，在彼空谷……毋金玉尔音，而有遐心”之“遐”字，罗正钧亲题“退园”二字为门匾。

退园不仅仅是图书馆，



还是博物馆。

当时，日本人有购运嘉祥、肥城诸县汉画像石以过济南者，正钧叹曰：“吾国艺人之瑰宝，何可为外人有！”截留不许出境，并在图书馆内附设金石保存所。所谓：“士子摩挲古物，亦以发思古之幽情也。”

罗正钧的结局有些令人唏嘘：辛亥革命发生时，他认为“是国难”，隐归故里。革命成功，袁世凯以临时大总统的名义重新起用他，结果给他发电报也不应，派人专程去请，也找不到他。无论如何，他是一位真正的文人。

图书馆对于现代人而言，似乎再寻常不过，但一路走来，却又是另一种极端艰难、极端悲怆的文化奇迹。

以退园所仿照的建筑模本“天一阁”为例，太平军进攻宁波时，小偷趁乱拆墙盗书；到了1914年，一个姓薛的盗贼几乎偷走天一阁一半珍贵书籍。最终，大部分被抢救回的图书又毁于日本侵略者的炸弹之下。退园同样未能免遭刀兵，1928年，日军炮火轰击城区，退园馆舍和藏书、文物遭到严重破坏。1934年，山东省政府拨款5万元筹建新藏书楼“奎虚书藏”，但时隔两年，日军进攻济南时“奎虚书藏”再度遭到严重破坏……大至一个民族，小到一个城市，文化保存和流传的过程何其不易！

在退园漫步，最突出的感受与感慨是它的选址与建造，真会选，也真会建！城市的气质与品位靠什么打造？靠GDP或高楼大厦？那很容易成为文化沙漠，你还得靠文化味儿！

城市建设的文化味儿是什么？以我一个外行人看来，就应该是退园的样子：有亭台楼阁，有湖光山色，有曲径

通幽，有树木葱茏，楼也不是工业化的“变压器”或“火柴盒”，而应是红墙碧瓦。还有它的位置，是中心方位，居民容易和方便去的地段，而不是偏远地带。当然还有它的内涵：藏书！不免就想到一个故事，上海刚解放的时候，陈毅市长召集各部门开会分房子，他让时任文化局长的夏衍先挑。夏衍还谦虚，在那里推让，陈毅就说，让你先挑是想证明，解放军进城，共产党坐天下，我们最重视什么，也让居民看看我们有没有文化、懂不懂城市管理与建设！

将最好的地段、最好的房子，做文化的事情，确实不单是工作的需要，更是城市建设有没有品位的重要标志。你将稍稍有点特色的建筑拆了，建成“火柴盒”或“变压器”；将文化设施弄到偏远的地带，让人们去不了或不方便去，你的品位在哪里？

博尔赫斯说，我心里一直都在暗暗设想，天堂应该是图书馆的模样……对于我来说，被图书重重包围是一种非常美好的感觉。直到现在，我已经看不了书了，但只要我一接近图书，我还会产生一种幸福的感觉……

这个退园，就该是天堂的模样了吧？如同书籍不会消失一样，退园也不会被拆掉了吧？时下电子书似乎正在代替实体书，但我相信总还有很多人宁愿一页页翻开书本，也不愿用鼠标点来点去读电脑屏幕的。正如图书馆终要有图书馆的味道与沧桑，书同样需要些纸香与质感。因为退园，我愿意常来走走；因为“奎虚书藏”，我愿意常来体会那些书页掠过指间的感觉。

（本文作者为著名作家）

作为“中国江河流域自然与人文遗产影像档案”的第一部，青岛出版集团前不久推出了十卷本《三江源》大型系列图书，日前在人民大会堂为此举行发布会。我有幸赴京躬逢其盛，聆听了73岁高龄的图集摄影家郑云峰先生致辞时以哽咽的语音说出的四个字“我爱她们”——爱三江源地区神圣的自然景观与历史遗存！全场人听了，无不为之动容。我也一时不能自己。

也是由于这个原因，会后，晚宴上，当主办者临时要求我“代表青岛”讲几句时，我缓缓走到记者们集中的宴会桌前，说了下面这样一番话：

【窥海斋】

## 舌尖上的“三江源”

□林少华

三江源不仅是中华民族自然生命体的源头，而且是中华民族精神生命体、文化生命体的源头。因此，我们应该视之为圣地，应该心存敬畏与谦卑，应该让她好好休养生息。

“趁此机会，我想冒昧地向各位媒体朋友提个建议。那就是，从今往后，能不能少做一些推销冬虫夏草的广告？近年来三江源的广为人知，不是因为别的，主要是因为铺天盖地的冬虫夏草商业广告。广告刻意强调冬虫夏草来自三江源国家自然保护区。无需说，任何人工活动尤其是挖掘式采集活动都有伤害性、破坏性。而今天这套三江源图书告诉我們，三江源生态系统十分脆弱，并且已然受到了各种各样的伤害，甚至是触目惊心的伤害。可以认为，三江源不仅是中华民族自然生命体的源头，而且是中华民族精神生命体、文化生命体的源头。因此，我们应该视之为圣地，应该心存敬畏与谦卑，应该让她好好休养生息，而不应该把她和商业利润、和舌尖联系起来，使之沦为舌尖上的三江源。一句话，三江源怎么珍惜、怎么保护都不过分。

“我以为，郑云峰先生和青岛出版集团这套三江源大型图书最了不起的价值、意义就在这里，就在于唤起我们的这种良知、这种悲悯情怀和环保意识，而这显然需要媒体朋

友的支持。拜托了！”

讲毕，记者鼓掌，大家鼓掌。返回座位，郑云峰先生连连点头，出版社老总竖起大拇指。这当然不是为我，而是为三江源，为把三江源从“冬虫夏草”这个诅咒中解救出来。四川大学一位研究藏学的教授补充说，虫草只能生长在3800米以上的高原，并且要有足够厚的植被和充沛的雨水，缺一不可，生长条件相当特殊，因而十分有限，须倍加珍惜。然而至少青海有三个县把滥挖虫草卖虫草当成发财手段。每年五月前后，那里车来人往，热闹非凡，哪里谈得上保护？连节制挖掘都无从谈起！如今冬虫夏草已经发展成了巨大的利益产业链。“媒体再不能助纣为虐了！”这位早已不年轻的教授激动起来。“其实虫草并没有那么神乎其神。如果真那么神乎其神，那么采虫草的藏民为什么自己不吃？在藏药里面，虫草只是一味入药的草药罢了！”

言外之意，冬虫夏草是商家联合媒体制造出来的“奇迹”。是啊，藏民自己为什么不吃？一如太上老君不吃自家九转炼丹炉炼出的灵丹而专门用来忽悠王母娘娘和玉皇大帝？说极端些，时下虫草简直成了少数城里人的救命稻草，忽而煮着吃，忽而泡着吃，忽而含着吃。若吃人工培植的倒也罢了，那东西随你怎么吃，哪怕如孙悟空偷吃太上老君灵丹那样一扬脖把葫芦里所有灵丹都倒进喉咙也悉听尊便，问题是广告鼓吹非吃三江源的不可。也巧，回程途中翻看飞机前排座椅背上的机舱杂志，整页虫草广告赫然入目，竖排通页标题：“全国虫草看青海 青海虫草三江源。左下端是几行小字：“三江源——长江、黄河、澜沧江的发源地/在这片美丽而富饶的土地上，孕育着神奇稀有的世界珍宝——冬虫夏草/冬虫夏草的价值，以天然本质为贵。三江源独特的生态系统，孕育出的虫草品质纯粹，营养丰富/建议食用冬虫夏草时，选用野生虫草……”不厌其烦，喋喋不休。总之一句话，虫草非吃“三江源”不可——“舌尖上的三江源”已不是虚语气的，而是正在日夜硬化加固的冷酷事实。

无独有偶。还没等我回过神来，下飞机走进空港大楼又碰见了“三江源”，碰见了冬虫夏草。这回更大，一面墙。虫草被装在瓶里，成了片剂——“虫草可以含着吃！”

吃、吃、吃，就知道吃，都吃到三江源去了还吃……我一边气恼地在心里嘀咕着一边前行。这时，耳畔再次响起了郑云峰先生哽咽的语音：“我爱她们！”眼前仿佛出现老人晶莹的泪花……

（本文作者为著名翻译家、中国海洋大学教授）